

玄真子

張志和著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衢升井爲炎
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
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
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曰
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
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于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人

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
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
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
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
碧虛之外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
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環
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烟江河川瀆亂奔
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
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
粲造層輪日月中又帶河漢絕霄褱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

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聞漭蕩蒼茫清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蜺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卧而涸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六文川

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閉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沈然有聞豁然晴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慈然其形團圓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遊而忽遊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之然無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

然後觀乎真玄無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玄真逸言曰真真
乎玄玄乎真玄乎無真乎真真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
寥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有
作無有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徧之風以
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
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
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
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
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
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X 1-1

不一幹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
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
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
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餐碧
寥之氣以實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
高會僕風應門燭月繼夜而寂談不輟味俗享貴者聞之造焉
覩其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爲之恥謂之曰我躬不閱遑恤造
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己罔有弗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
所乏吾無慙於造化造化有愧於吾吾將往而詎之以尉君之

憂澣君之恥於是駕紅陽之駒乘碧寥之輿拂衣東轅經諸無
之國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君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
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同空間之曰孰爲造化奚謂
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宰主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
曰若然者朕之東無化可造朕之國無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
子於是乎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
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于君
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訴
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于是乎拂衣西驅經無
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何爲者而屈乎斯曰吾紅

道藏輯要

玄真子

西

危集七
X / X / 川

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于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
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輿照虛之璧吾將爲子啟關紅霞子曰
使吾有璧乘之資尙弗訴諸造化無假道于君哉於是拂衣而
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屈乎
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訶之曰子
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資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
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訴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
首之訶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玄原之郊迷失途於
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玄川而邀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
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烟霄車馬有游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

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俗味之恥吾將詣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于四方東至于諸無南至于自然西至于無住北至于太極四之皆不遇諸無有同空之間無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訶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于玄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亡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玄原且吾之有道憂尙敢見造化奈何夫子以俗恥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無然一忤造化之念茲玄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五

危集七
又文川

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還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遊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赭然浮光沈影沂瀨浚波與二童乘玄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儻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無極食煥然盈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化真顧而俛於寰中慙代俗之榮恥皆妄觀乎化真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詣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無亡無不亡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無有其有者無亡其亡無不有其不有者無不亡其不亡放乎玄原之

郊而無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
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
行也與太虛遇于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
然荒廬念子寘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
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無有也吾豈見寘中之有無哉化之元
也原乎有者觀其無原乎無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邪容之爲
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
荒之難詳殊萬形之無窮異萬心之無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
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未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
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無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殊
道藏輯要

玄真子

美

危集七
八十一

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屈乎冥茫之端
倪者則何以環游太無觀造化之無矣

鸞鷟

鸞鷟氏自東方來狡魔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競虛
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
噓者喟呷颯咽喘乎氣噓者噉者啐者歎者辛酸甜淡吮乎味
吮者辯者眙者睢肝矐眊察乎瞳眴者控者乾者挺者鏗鏗鏗
鏗謹乎聰斯極已於是狡魔氏翹然而號曰吾聞日者月者彗
者孛者昭晰粲朗幹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嶢嶢疊乎
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澶漫蕩乎水僑者魑者魍者魅者

僊宰魑魄歟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目以爲極然鸞鷟氏摩距厲吻以背戲聞狻麈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鸞鷟之說遠謂諸物則狻麈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於聲戰雖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鷟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觀之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無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又文

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耶判微塵至於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耶迺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飄颻然曰颼颼乎之颼颼乎而颼颼乎之颼颼乎而扇鴻濛而么颼呖嘒鼓緯辟而悲咤颼颼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澹淳涸熅之翳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鬢鬢駢駢之霍霸乎者翳海吞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填然曰譟轟轟乎轆轤忽皞皞乎競競礧輪

奔乎轂乎些欸電熒烈缺若霆驚劈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
震鼓猛獸唬怒彼碌碌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
些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
且何鯤鵬頡頃臭翼之聲邪乎且翻鼇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
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熋烈然曰烘乎炆乎之煥爛乎焉翕乎
煜乎之煽炫乎焉斯煥灼爍烜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燿
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
乎之熒熒乎歟杲杲瞳瞳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鑠石其孰
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塊圯磅礴之
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境礪礪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文川

陵而無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窅然曰乾乎圓乎
之慤乎只穹乎崇乎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玄玄包
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豁然曰豁
乎汙乎之曠宕乎哉虛乎無乎之潏浪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
茫廓兮而窳窳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
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擊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
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
其飄日罷其耀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熋天靜其鳴空喪
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
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慙而還遂相讓爲無爲之色相與成

無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慤博玄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無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耀夜者燭腹也橐體者篋軀也戴芥

道藏輯要

玄真子

无

危集七

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睛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葉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耀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遙也負垢哂乎篋軀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橐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哂乎負垢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

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霸黻誰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其來也儻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鷦鷯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廋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鷦之飛於是乎設以射焉一發而中鷦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

於曠濔之野設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柰
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鵬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
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
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脂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
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鵩毛之舶防風柰神其弓之
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
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
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
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
爲流也卻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
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
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
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存乎真原之野聞
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
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
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姑胥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
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

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察乎螢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吾且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見託吾之無恙若之有強目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僞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實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沂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雨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滅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睽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

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
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
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
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
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
盤卧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
西不熾者諒衰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昇耳然則至道之
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
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
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
道藏輯要

玄真子

三

危集七
八

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
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問之飭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
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辯削談論不決之
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無其足或見其手
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
天下之圖工迹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
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
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卮而酒之酒酣之間
揖玄真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

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儻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性魑魍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是人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覩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間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汾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其常

道藏輯要

玄真子

雷

危集七

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蜺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

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

道藏輯要

立真子

重

危集七

俾吾之令無常歟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光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

眞一矣夫眞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
謂之眞無矣夫能游乎眞無之域者然後謁乎眞一之容者焉
夫游乎眞無之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
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強爲之名者曰太無之寔夫
太無之寔者人無能謚焉吾強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
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言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
其名矣又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謚矣不見其無也斯之謂之
太無之謚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
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道藏輯要

立眞子

美

危集七